

你不再孤单

人情冷暖，唯愿你一生安好

易术 作品

你不再让  
孤单

人情冷暖，唯愿你一生安好

易术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不再让你孤单 / 易术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6

ISBN 978-7-5502-5251-6

I . ①不… II . ①易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5 ) 第091510号

不再让你孤单

作 者: 易 术

责任编辑: 牛炜征 徐秀琴

装帧设计: 金牯工作室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57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9.25印张

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5251-6

定价: 39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336

## 序

小学时，老师怕我们放学回家走丢，要求同一个方向的同学组成一个路队，住得最远的是路队长，每个到家的同学要跟路队长报告。我家住得最远，于是，我成了路队长。

为了不让大家觉得无聊，回家路上我给他们讲故事。最初，我讲的是小人书上看来的故事，绘声绘色。他们听得认真，有些同学为了听故事，不肯回家，陪着我走很远，再自己折返回去。一年后，发现我的阅读量完全赶不上讲故事的数量，又不可以重复讲，只好开始讲电视上看来的故事。可是，电视上的故事大家都看过，听得很乏味。久而久之，我被掏空了，没有故事可讲。放学的路上变得索然无味，他们很伤心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变得不那么被需要，于是我也伤心起来。

后来长大了，每个人都有了脚踏车，路队也便解散了。我们去往各自的人生。

在不同的路途上，我渐渐发现，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怀揣着各自的秘密，而这些不为人所知的心事，远远要比小人书和电视上来得精彩。我常常独自猜度与咀嚼他们的秘密，想象面具背后的他们都经历过什么，在自己的世界里感受不同人的喜乐与忧郁。我变得不爱说话，独来独往。因此很多人认为，我是一个自闭又怪诞的男人。

其实不是。我只是遗憾，这些年，我有了新的故事，路队却不复存在，假如我现在要讲，谁要听呢？

这里有十篇不同的故事，来自于一些人的秘密与誓约。不要问我是如何获得它们的，好了，我们的路队马上就要出发，我还是路队长，你加入吗？

## 目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001 | •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 |
| 026 | • 秘夏        |
| 062 | • 人间喜剧      |
| 118 | • 马卡龙姐妹花    |
| 142 | • 北京有个好莱坞   |
| 168 | • 一亿个伤心的降落伞 |
| 192 | • 常「剩」将军    |
| 220 | • 我比你爸还爱你   |
| 234 | • 野兽与鲜花     |
| 248 | • 那个谁       |

##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

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 
车，马，邮件，都慢  
一生只够爱一个人

——木心《从前慢》

### I

开春后，老家白马山的茶花又开了，白莹莹一大片，像给山上盖了一层厚厚的雪。再过段时间，就会长出茶耳和茶泡，鲜嫩清凉，可以摘了生吃。再几个月就会产茶籽，村民们会背着竹筐，走遍白马山捡茶籽，榨出茶油，这是他们重

要的收成。

每年这个季节，外婆都会站在山头，欣慰地看着茶花，花开得茂盛，茶籽就会好。

2008年，这年不一样，我匆匆赶回去，是因为她得了肺癌。医生说，撑不了太久了，发现时就是晚期，想吃什么就吃点儿什么吧。我妈再三嘱咐，别告诉她，外婆年纪大了，禁不起折腾，还不如开开心心过完剩下这两个月。

我到了医院，看见病床边有一捧茶花，鲜艳欲滴。

我说：“外婆，我给你买了条围巾。”

外婆看见我，笑得合不拢嘴，打开围巾，然后看了看我妈。

外婆说：“外孙给我买了，你怎么没买礼物？”

她像个小孩。

我妈回答：“年年都给你买，今年带你看病所以忘了。”

外婆很倔强：“那不行，补上。”

我妈像哄孩子似的：“那你要什么？”

外婆：“我要一双高跟鞋。”

我妈：“高跟鞋？你这么大年纪穿什么高跟鞋！”

外婆：“你不买我给外孙钱，让外孙买。”

我妈无可奈何地看了看我：“他买我买都一样，行，下午去买。”

外婆就是很倔，而且特别有主意，想好的事，别人的意见提得天花乱坠，她都不理睬。

下午我妈给她买了双深紫色的高跟鞋，其实也就比平跟高了一点点，她试了试，看起来很喜欢。

“易术，你带我出去走走。”外婆发话了。

“好嘞！”我扶起她。

“医生说别走太远。”我妈有些担忧。

“行了，别啰唆。”

“妈，我会照顾好外婆的。”我对我妈说。

医院有个宽敞的后院，绿化做得不错，南方开春后还有点倒春寒，我觉得有点冷。外婆脱下外套给我披上，我说不要了，我年轻，抗寒。她执意要我穿，只好穿上。我一路跟外婆说着妈妈多孝顺，忙前忙后，这家医院条件好，院长是妈妈的老同学，住院安排床位省了很多心。但发现外婆没听我说话，她看着远处发呆，离我们两百米处，有个老头推着轮椅，轮椅上是个不能动弹的老太太。

我觉得，外婆可能是想念外公了，外公去世快十年了，他

是个老红军，盲人，抗美援朝时眼睛被弹片戳伤，外婆扶着外公过了几十年。十年前外公脑溢血，早上起来上厕所，倒在房门口，再也没醒来。

“我的乖外孙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得的什么病？”

“就一般肺炎，住俩月就好了。”

“你就撒谎吧，跟你妈一样，不诚实。”

“比肺炎可能严重点儿。”

“肺癌是不是？”

我不作声，算是默认了，其实我不想瞒着她，她有权利知情。

“我就知道，”外婆嘴都气歪了，“这个砍脑壳的，又骗我！”

“妈也是怕你知道了有负担。”

“这有什么，我又不怕死。”

刚说完这句话，外婆“哎哟”一声摔倒了。我吓得腿软，扶起她。她根本不适应穿高跟鞋，我检查了一下，没摔伤，但鞋子有些打脚，磨出了血泡。

外婆出乎意料地接受了这件事，并配合治疗，但谈不上积极地求生，我感觉她只是不想为难我妈，医生提的治疗方案她

不发表意见，都让我妈拿主意。安顿好，大舅打给我妈，聊了几句琐事，他并没有责怪我告诉了外婆，我猜他们都不知道怎么跟她说，所以约好不说。其实此刻都松了口气。

晚上我大舅妈来接班，我和妈妈走着回家。

“你外婆这人，就是倔。”

“都随她吧，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死期，这种感觉，真难受。”

“你外婆不怕死，她只是舍不得我们。”

“谁不怕死啊，我不信。”

“我想她可能是想走了。”

“想去见外公了？”

我妈沉默了几秒，摇了摇头。

我有些惊讶，觉得我妈的表情里有深意，所以追着问，到底有什么样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要去了解外婆的故事。

从我懂事起，她就是个老人，我从来不曾想过其实她也有年轻的时候。那天开始，我突然想要探寻她的一生，以及那个我一知半解、茶花飘飘的美好时代。

外婆张美兰，年轻时在我们老家白马山是出名的美人。

外婆刚过完18岁生日，就嫁给了我外公张汉之。

外婆是我外公家的养女，亲生父母都不在了，养父母恩重如山，外公那年英俊挺拔，刚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回来，可惜的是，外公是个盲人。

尽管如此，白马山的老乡们都认定这是桩美满的婚事，因为外公的优秀战绩，国家给家里配备了收音机，发了新家具，还答应等外婆过门后解决工作问题，外公成了村里人人敬重的大人物。

所以，盲人又怎么样？这分明是享福的日子嘛。更何况，那个年代，老人开口了，婚事就定了。

家里热闹着，外婆脸上没笑容，亲戚们只当她羞涩又紧张。她只是笑不出来，外公不是她想嫁的人，她心有所属，是邻村一个教书先生丁妙书。

而且，她正怀着丁妙书的孩子，整整四个月。

外婆是个女书生，那时女孩不兴读书，她偷偷去丁妙书的

教室听课，没上过一天正经学，但写得一手好字，《出师表》背得一字不漏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是她的枕边书。丁妙书觉得她聪慧机灵，外婆爱他博学儒雅。丁妙书博学多才，那时的老师都是全才，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，还会画画。他拿自己的画册给外婆看，外婆惊叹不已，这素描啊，怎么跟真人一样，画得可真好。

美貌又倔强的张美兰，爱起来奋不顾身，两人花前月下私订终身，丁妙书采一朵洁白的茶花，插在她头上，微风吹来，美得晃眼。

我见过她年轻时的老照片，嘴角上扬，有种不甘被驯服的跋扈劲儿，一双眼睛瞪得明亮，腰杆挺得笔直，仿佛可以听见她嘴里振振有词：你怕什么？我都不怕！

我妈说，外婆骨子里是另一个时代的女人。

“这在当年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，她怀上了也不肯打，说不管嫁给谁，都要留下丁妙书的种。这胆子，怎么她没去抗美援朝啊？”我妈叹了口气。

“外婆这么彪悍，怎么肯委曲求全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听说村里干部出面做工作，张家是军人家庭，事情闹大了对丁妙书不好，你外婆寻死觅活一阵子，最后

还是嫁了，想必也是无可奈何吧。”

“孩子留住了吗？”

“留住了，就是你大舅，你外公可能觉得家丑不可外扬，对外也说是他早产的孩子。”

“有人信？”

“你外公根红苗正，谁敢道他的是非？”

“外公脾气那么暴，没逼她不要这孩子？”

“逼了，她说孩子要没了，她也不活了，你外公拗不过她，认输了。”

外婆做了两次化疗，迅速枯萎，像变了个人。尽管医生说意义不太大了，老人年纪大，扛不住，但家庭会议上，大舅和另外几个舅舅都一致表决还是应该争取最后一线希望。“人活着就应该好好活着，不然死了都没了。”我妈说她小时候常听外婆这样劝人，她能说会道，又识字，后来国家安排她在村委会做妇女工作。生了我妈后，经常抱着我妈，牵着我大舅，上别人家解决家庭纠纷。

我每天来医院陪她俩小时，她睡睡醒醒，看见我在旁边就笑一笑。

“易术，你爸呢？”她突然问起来。

“他最近出差，过几天一定会来看你。”

我爸和我妈离婚几年了，但外婆还不知道，全家人瞒着她。她很关心子女的家庭生活，也很疼我爸，我妈觉得外婆也没有多少年了，没必要让她操心，所以常以我爸工作忙为借口搪塞，逢年过节我爸也配合着过来看看，聊聊天，待不了太久就走了。于是外婆也相信，只念叨，觉得我爸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还这么拼。

“这个砍脑壳的，你能不能跟他说说，早点儿退休算啦，年纪一大把了，再努力又能挣几个钱，不如退了还能来看我。”

“哦，我会跟他讲。”

### 3

外公因为眼盲，内心自卑，脾气不好。也许是出于对丁妙书的嫉妒，他经常喝酒后大发雷霆，挥舞拐杖把家里砸得稀烂。外婆搂着年幼的大舅躲着拐杖，她也不跑，外公砸累了就睡了，她再收拾残局。或许她内心对外公仍然是感恩的，他答应她生下我大舅，这是当时她的全部。

直到五年后，我妈出生，外公的脾气才渐渐好起来。他很

疼我妈，那是他第一个亲生的孩子，可能他内心一直怕外婆跑掉，直到我妈出生他才真正相信她不会跑。

我妈6岁时，外婆得罪了人。

有户人家嫁闺女，不肯嫁，死活要上吊。外婆去劝，那家人图男方条件好，亲家在工厂里当了个车间主任，所以想要外婆把闺女说好了，早点儿办了喜事，省得夜长梦多。结果外婆奔走两天，闺女是不上吊了，但好好一门亲事给弄没了，因为外婆去找了男方家长，好说歹说谈妥了，不勉强两个孩子的婚事。女方家长气不打一处来，带了一群刁民扛着锄头来闹事，站在晒谷坪上，嚷嚷着让我外婆出来。

外婆向来不怕事，她头发梳了一半，边梳边出门。

“你这臭婆娘，尽知道搞破坏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门亲，你拿什么赔我们？”带头的壮汉挥舞着手里的扁担，沙哑的嗓子像个破锣。

“我救你女儿一条命，你怎么不说？”外婆气定神闲。

“我女儿的亲事比命大！”

“她有你这种亲爹也是上辈子杀错了人。”

“你别废话，怎么赔？”

“你女儿不肯嫁，闹着不想活了，你还不随着她，像不像个当爹的？要赔去找村里，找我赔，我赔你一个大嘴巴。”

“你还有理了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！”

“骂谁呢？”

“骂你，还没结婚就在村里乱搞，怀着孩子嫁人，天大的笑话！”

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然后他们便看到我外公挥着拐杖从里屋冲出来，凶猛得像只野兽。一群人打成一片，混乱不堪。外公当过兵，不吃亏，打得靠前的几个村民趴在地上，但他毕竟看不见，一步没站稳，摔在地上，刁民们围过来，外公处于下风。我妈和大舅这才反应过来，“哇”地哭了。

我外婆扭头回了屋，几秒后拿了把菜刀疾步走出，一伙人见状停了手。

她一个箭步冲到光头壮汉面前，手起刀落，“唰”一声，扁担砍成两截。壮汉顿时腿软，还以为那一刀会劈在他头上，他们原本只是想教训教训外婆，不想闹出人命。

“走不走？”外婆拿刀指着壮汉。

“你敢真砍？”壮汉不想丢了面子。

“今天开始，你们上门做客，欢迎；敢来闹，来一个砍一个，朝着头砍。”

外婆说完往前一步，手一挥，举起那刀真要劈下去。